

蘇格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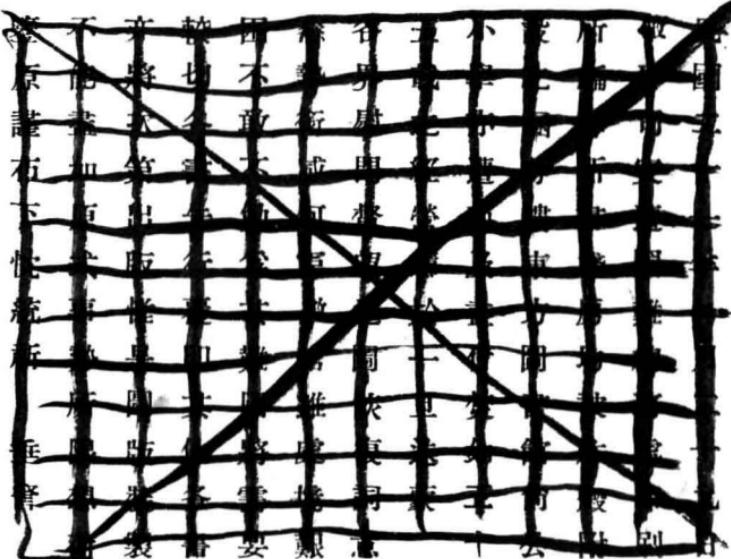
錢智修編

蘇格拉底

書叢年少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究必印翻所有權版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印行
第一版

(二八六五)

少年叢書 蘇格拉底

SOCRATES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錢智修
孫毓修
修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蘇格拉底目錄

第一章 紋論	一
第二章 時勢	四
第三章 家庭	七
第四章 從軍	一二
第五章 倡學	一四
第六章 問答錄	一八
第七章 知德合一論	二三
第八章 宗教觀	二六
第九章 晚年	三〇
第十章 殉道	三三
第十一章 弟子記	三八

蘇格拉底

第一章 叙論

國家之所與存立。羣治之所與維繫者。曰政治。曰道德。政治之事。其徑捷。其用顯。其效速。其從事於斯者。多有聲華利實之可圖。與智名勇功之可慕。故聰明有才氣之士。皆樂爲之。道德之事。其徑迂。其用隱。其效緩。非具真知灼見。必不能察人心之隱患。而振其頽風。非有孤詣苦心。必不肯棄人世之紛華。而自甘岑寂。且以其事與時代潮流逆行。故當其時。或戮辱誅鋤以死。或憔悴枯槁以亡。鮮有能及。身行道得世人之馨香。尸祝者。此所以時當叔季。政論如麻。政治家如鯽。而致力於道德事業者。乃不一二覩也。

雖然。欲振興國家之政治。果可置國民道德於不顧歟。無論道德不良之社會。必不能產生良政治。即使他國之良法美意。可以摹倣而行之。而從政者既無

奉公守法之誠。被治者復無監護維持之力。則橘逾淮而爲枳。在甲國以爲良政治者。在乙國亦何不可爲惡政治。蓋政治標也。道德本也。政治者爲治之具。而道德者則爲人之法則也。人可以終身不從政。而不可以一日不爲人。而使大多數國民。於所以爲人之道。能無欠缺。則政治之修明。亦可操左券。反之而國民皆有忝於爲人之資格。則國家資格又何有者。大學之論治也。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修齊。則道德之事也。所謂治平。則政治之事也。顧亭林之論治也。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謂亡國。則政治不良之結果也。所謂亡天下。則道德不良之結果也。然則政治之與道德。其輕重本末。不亦可見。而國家之有賴於道德家。不亦較政治家爲尤急耶。

道德家所以詔世者。固皆爲人之法則。然欲知爲人之法則。必當解釋人生問題之究竟。於是因見解不同。而道德家之流別興焉。有從消極方面以解釋人生者。其說以致虛守靜爲修養法門。以出世無生爲究竟義諦。而謂人生之目

的必離棄人事以求之。如釋迦。如老莊是也。有從積極方面以解釋人生者。則以人生之目的。於世法中求之。即已本末具足。窮理盡性。其功夫也。倫常日用。其效驗也。無取乎遯時厭世。亦不必高語玄虛。如孔孟。如程朱是也。消極之人生觀。雖亦言道德者所不廢。然欲以爲踐履之準繩。處世之受用。則積極之說。蓋尤爲無弊者矣。

希臘有蘇格拉底著。即本哲學原理。以說明積極之人生者也。希臘爲歐洲文化之源泉。故三千年前。已名儒輩出。著書造論。咸能洩造化之祕。筌探物理之闡奧。惟蘇格拉底。獨返求諸己。而注重於道德。先以知德合一論。立學說之根基。而後規定人之行爲。有當然不可易之法則。蓋哲學之切於人事。而能鼓勵人向上爲善之心者。實以蘇格拉底開其先河焉。論者稱之爲西洋孔子。尊之爲道德哲學之開山。所謂實至名歸者。非歟。

抑蘇格拉底。不僅以講學家著也。其瑰奇卓特之行。強毅不屈之風。尤得天獨厚。故雖舊教詆毀之。政府僇辱之。均順受其正。而無所於怵惕。誠以蘇格拉底

心目中惟知有所信之真理。彼以實行真理。完成其爲人之法則。則膺世俗之詆毀之僇辱。在彼視之。皆屬分內事。而非儻來之禍福也。此則尤足爲浮淺輕弱之士鍼砭。而少年有志於道德者所不可不勉者也。作蘇格拉底傳。

第二章 時勢

蘇格拉底 Socrates。希臘之雅典人也。其生年失考。據史家所推。約在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一年至四百六十九年間。民國前二千三百八十年後周末元定之交與雅典大政治家貝理克 Pericles 初入政界。同時雅典爲希臘中部市府。其地行共和政體。擅工商長貿易。夙以富庶稱。然其時斯巴達方以武力執諸邦牛耳。雅典人非其敵也。及紀元前四百七十八年。民國前二千三百八十年周敬王三十八年波斯水軍來侵。雅典將大破之。尋又與愛琴海諸小國結提洛 Delos 同盟。增置水師。大修軍備。於是斯巴達霸權。遂爲雅典人所奪。此蘇格拉底出世前之國勢也。紀元前四百六十一年。民國前二千三百八年貝理克爲執政。擴張參政權。又



取提洛同盟公帑以修雅典都城。崇獎文學。振興藝術。使男子皆就學。修文典音樂。練體操。一時人文蔚起。詩歌戲劇之雄。雕刻繪事之秀。咸接踵來遊。雅典一城。遂爲藝文之林藪。不特以政治兵力稱雄於時。史家所謂黃金時代是也。然雅典人優遊於太平之治日久。其虛矯浮夸之氣亦盛。故至貝理克晚年。而衰象已漸見。及紀元前四百三十一年。民國前二千三百十二年周考王十年與斯巴達啓覺。有比羅奔尼蘇 Peloponnesus 之戰。歷時三十年。卒爲斯巴達所敗。立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 藍其國。民政之統絕焉。其後雖以民黨之力。光復舊物。然黨派紛歧。暴民專政。而國權則從此不振矣。

其時各科學藝。亦漸衰敗。而惟詭辯派哲學 Sophists 獨佔勢力。詭辯派諸子。大都周遊各市。以教育青年爲職業。其人閱歷既多。聞見復廣。亦時能以詼

奇新穎之言。益人智慧。然其持論則謬甚。以爲世界無永久不變之真理。亦無標準確定之善惡。個人所認爲眞者。眞之可也。否則皆僞也。有益於個人者。善之可也。否則皆惡也。故其末流。遂以絕聖棄智。任情縱慾爲事。雅典國民道德之所以墮落。社會風紀之所以陵夷者。其受詭辯派之害。蓋不鮮也。

蘇格拉底之生。於貝理克之振興國運。修明文治。與其後人心陷溺。道德淪喪。而遭外患內亂之禍。蓋皆及身。親見之。夫治亂興衰之理。常智忽焉。而達士瞭焉。酣嬉泄沓之俗。凡民狃焉。而先覺恫焉。蘇格拉底生於雅典。自不忍見雅典之淪亡。而又見夫挽危亡之厄運。非振起國民道德。不爲功。此則其道德哲學之所由創也。

批評

學問之風氣。自政府獎勵之。每不如自士大夫提倡之。入人深而收效速。雅典所以人才輩出。學術昌明者。雖由貝理克開其端緒。亦未始非一時鉅儒哲匠師友相切劘之功也。我國今日。雖文化中衰。士不悅學。然使得十許

人各就所長分科講習則應求既廣風氣斯開濂洛關閩之規模何遽不能相及是在少年有志之士矣。

小雅不作。則四夷交侵。人心風俗之衰敝。未有不中其禍於國家民族者。特世人夢方厝火積薪而末由警覺耳。此賈生所爲痛哭於漢廷。而蘇格拉底之所以見殺於雅典人也。悲夫。

雅典斯巴達同爲西洋文明之祖。其科哲諸學。則自雅典人啓之。其尙武愛國。則自斯巴達人啓之。而又益以羅馬人之法律思想。故至今遂蔚爲盛治。吾人生於二十世紀。攬世界之菁英。揮固有之國粹。政治學術事業正多。正不必持入主出奴之見也。

第二章 家庭

蘇格拉底家貧。父曰梭福羅尼斯谷。Sophroniscus 爲雕刻師。有賢聲於時。母曰菲納雷底。Phaenarete。業產婆。蘇氏幼受普通教育於家庭。旋以父命習雕



圖拉柏



蘇拉格底

刻術。非所好也。會雅典富商某奇其才。資助之。因得成求學之志。

蘇格拉底貌寢。鼻低而上向。睛凸。脣厚。腹大如五石瓠。見者笑之。然資性穎異。又素懷謙冲。篤學好問。故一時聞人多樂與之遊。初習物理學。兼精音樂天文曆算之術。其學哲學也。嘗師事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又問業於巴彌匿智 Parmenides 之門。卽詭辯派諸名儒。如普羅達哥拉斯 Protagoras、喬吉雅斯 Georgias、普羅蒂哥斯 Prodicus 輩。亦遍交其人。研習其學說。然未嘗依傍門戶。守一先生之說。其後以道德哲學揭櫻。蓋皆以真積力久得之者。

蘇格拉底天性溫和。年弱冠娶克散西佩 Xanthippe 為妻。克散西佩性悍。而蘇則事事忍受之一。日克散西佩盛怒。傾水潑蘇。自頂至踵俱溼。蘇作諧語曰。「迅雷之後必有急雨。」怡然不以爲意。人有詰其何故。娶悍妻者曰。「御馬者

必先御悍馬。然後能善其術。吾欲習御人術。故娶悍妻。能忍而御其妻。則處世亦無怨尤矣。』其善於忍耐如此。

蘇格拉底多奇癖。而皆足爲克己勵精之證。平居嘗斷食。人或怪而問之。則曰。余『蓋爲臨陣之豫備也。』又有患胃病者。就詢於蘇。蘇正容告之曰。『汝能斷絕飲食而勤於作事。則病自愈矣。』其人大驚而去。

蘇格拉底服御儉樸。時雅典富人鮮衣美食。競以奢華相尚。蘇惡之。歎曰。『氓之蚩蚩。大都爲食而生。而余則爲生而食者。』嘗有友人見訪。囑其妻備餐。顧廚中空洞無一物。蘇因出告其友曰。『君等之來。爲欲知宇宙之真理也。非爲飲食來也。若爲飲食。則求魚宜至水濱。求蔬宜至山澤。非寒家所辦。』友竟無以難之。

蘇格拉底有子三人。其何以爲生。今不可考。然觀蘇氏居家日少。而其妻又權勢至強。則衣食之費。殆由其妻任之。蘇氏所以自爲職者。則少年時代在訪師求學。晚年時代在教育後進。所謂丈夫志不在溫飽也。

批評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士生貧賤之家。以境遇所迫。見聞所限。每不能大有成就。設蘇格拉底無某鉅商之資助。亦以雕刻師終其身耳。世有居高明之地者。若能以樂育人材爲任。而士亦能貽勉學問。勿辜獎成之望。不特感恩知已。留佳話於無窮。抑亦振興國家學術之機藉已。

蘇格拉底之待遇悍妻。人謂其天性之溫和。余則謂其進德之勇猛。蓋人當橫逆之來。往往心不自主。意氣用事。於此等關頭。能泰然不改其常度。則懲忿窒慾之功深。而世事之足以淆其所守者鮮。我薛敬軒名瑄。明河津人。英宗時官至禮部右侍郎。其學以程朱爲宗。世稱河東學派。稱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銷磨得盡如蘇格拉底之隨處體認。庶幾近之。

觀蘇格拉底居家之言行。殆近狂狷一流。然吾輩欲矯叔季之頹風。正宜從狂狷做起。若遷就世故。隨俗浮沈。則未有不流入鄉愿一路者。世之善學者。志之。

蘇格拉底師友皆希臘當日聞人。今略載其生世事業。以備知人論世之資。
安那薩哥拉。希臘之克拉沙明 Klasomne 人生紀元前四百五十年著
『自然論』。闡明物質不滅之理。人推近世科學之祖。久居雅典。與貝理克友
善。後爲仇人中傷。以不敬神祇。謫居蘭巴克 Lampacus 以終。

巴彌匿智。埃黎亞 Elea 人生紀元前五世紀頃。爲埃黎亞派哲學之鉅子。
嘗著史詩『自然篇』。以轉變之理說萬物。柏拉圖最推服之。

普羅達哥拉斯。阿菩特拉 Abdera 人生紀元前四百四十年。首揭詭辯派
之目。講學於雅典城。晚年遣戍西西里 Sicily 中途溺死。

喬吉雅斯。里洪底穆 Leontium 人生紀元前四百八十三年卒紀元前三
百七十五年。奉使雅典。唱萬物根源不可思議之說。才辯縱橫。有盛名於時。
普羅諦哥斯。基亞斯 Chios 人生卒年月不可考。其人立品甚高。又明於生
死之理。人以爲蘇格拉底之宗風。自普羅諦哥斯啓之。

第四章 從軍

蘇格拉底壯年嘗三從軍。一爲波的達亞 Potidaea 之役。

二紀元前四百三十一年至四百三十一年

一爲狄里洪 Delium 之役。

二紀元前四百二十四年至四百二十四年

一爲安斐玻利 Amphipolis 之役。

二紀元前四百二十二年

均以勇武稱。

波的達亞之役。有少年曰阿克畢第 Alcibiades 者。臨陣負重傷。蘇格拉底救之得免。及論功。阿克畢第言於上官。乞賞蘇。蘇辭不受。卒歸功於阿克畢第。阿克畢第感其義。終身師事之。

狄里洪之役。雅典軍敗退。蘇格拉底爲殿。毅然不少怯。柏拉圖嘗假阿克畢第之言以記其事曰。『其時予爲騎兵。而蘇爲步兵。及退軍。予猶見蘇與爲禮。觀其指揮整暇。思慮周詳。覺英邁之氣。轉有過於臨陣時者。』

蘇格拉底之從軍。既以善戰名。而體幹堅強。善耐勞苦。所傳軼事尤夥。軍中嘗絕糧。經日不食。不自知其飢渴也。嚴寒之日。他人非御重裘。以毛蔽膝踝。未敢

外出而蘇則單衣跣足。出行大風雪中。履堅冰如重茵。見者至自愧無勇。又一日酷暑。蘇自清晨立於庭中。若有所沈思。自作問答狀。及日午。兵卒有攜枕簟出眠於樹陰者。見蘇仍鵠立不動。詫曰。『蘇格拉底非自晨卽立於此者乎。』如是至暮不去。入夜亦不去。翌日早起。此卒復往伺之。蘇始作頌神之歌。望空長揖而歸。而朝曦已在林間矣。人或謂蘇氏之好奇。未嘗不服其堅毅沈摯之精神焉。

蘇格拉底之勇毅。匪特於從軍時見之也。其爲評議員。爲司法官。亦守正不阿。稜稜有風骨。紀元前四百零六年。民國前三百一十七年周威烈王二十七年。雅典軍戰斯巴達於雅吉納塞。Aeginus。其軍將八人。以逗撓罪定死刑。衆議僉同。蘇獨以爲違憲。法力持不可。時則蘇以元老院議員爲軍法裁判長也。

批評

吾國文士每鄙夷武事。於筆研間求生活。班仲升投筆封侯。終子雲請纓。詣闕。此風銷歇久矣。不知六藝並肄。射御五材。不廢兵戎。執干戈以衛社稷。正